

◆流年碎影

四十年前的烛光

檀长乐

四十多年前，我有幸成为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1981年秋入学时，住的是在学院本部南边三里桥附近的南校区。那里有几排伸手可触屋檐的低矮平房组成的校舍，仅供中文系四个年级八个班级约三四百名学生学习和生活。教室和宿舍上面盖的是麦秸草，里面有许多鸟雀做的窝，雨天，经常滴滴答答地漏雨。睡梦中，经常被房梁上奔跑的老鼠惊醒。校园附近有块操场，课外在那里踢球、跑步时，尘土飞扬。学校四周都是农田，除了周末到西郊电影院看电影外，也没有其他文娱活动。食堂里的伙食很简单，早上是稀饭、馒头加咸菜，最吸引人的是油炸馒头，中午和晚上也就三个菜，一荤两素，外加一个辣糊汤，没有任何可选的余地。最好的菜就是小酥肉，可惜后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的味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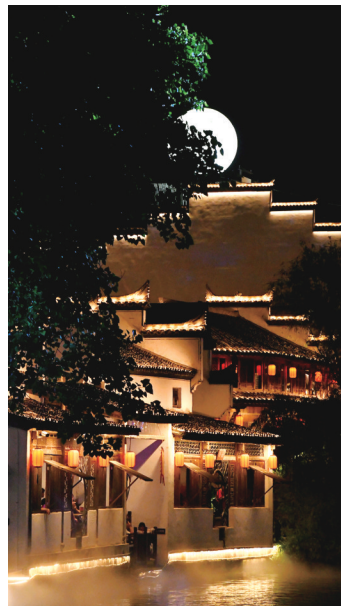
大学生生活确实是苦了点，但对于我们这帮大多数从农村走来的孩子们来说，压根算不了什么。我在中学时，全班三四十个男生也是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卫生间和洗漱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似冰窖。饭票是从家里带米换的，一斤米加四分钱换一斤饭票，下饭的菜都是从家带的腌菜，带一次至少要吃一星期。天暖时，腌菜上面毛茸茸的，像霉豆腐乳。吃饭时就用筷子把那层霉毛扒拉掉，吃下面的菜。到了大学，一个月能发十块五毛钱的菜票，三十斤饭票，每天能吃上新鲜荤菜，这已经让我觉得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真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像我这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学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苦战中杀开了一条路，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怎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校园的早晨》等歌曲，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期待，同时更感到身上责任重大，努力学习在当时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虽然刚刚接

触到《现代汉语》《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大学英语》等全新课程，无所适从、压力倍增，但面对新困难、新问题，我们没有退路，也没有退缩，依然像高考之前一样保持着一股拼劲、韧劲。

晚上10点，熄灯铃响了，教室里的日光灯灭了，但是大部分同学都不愿离开。没有任何人号召，也没有任何人施压，就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一个个拿出事先用菜票在校门口小卖部换的蜡烛。我们用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将蜡烛点燃，一支，两支，三支……不一会儿，整个教室里亮起了烛光，弥漫着一股蜡烛燃烧的气味，淡淡的，有点刺鼻。一支支烛光，映照着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庞，烛光里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的我们，就是1980年代年轻人发愤图强的模样。一室烛光，在阜阳市荒凉的西郊显得格外温暖、明亮。脸上始终带着弥勒佛一样笑容的辅导员卢龙祥老师是这一幕最好的见证人，通常在晚上11点左右，步入教室，催促我们早点休息，不要影响第二天上课，在他一再提醒下，同学们才依依不舍离开教室。有一次，因为下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排球比赛，体力消耗过大，晚上在烛光里，我打起了瞌睡，额头跟烛火来了一个亲密接触，烫得差点跳了起来，头发也被烧掉了一撮，空气里瞬间充满一股焦香，邻座的韩国庆同学笑坏了。

1981年冬天，我们搬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清河畔——学院本部，教室、食堂、寝室都鸟枪换炮了，学习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我们秉烛夜读的习惯没有丢。每天晚自习熄灯后，中文系教学楼的一楼第一个教室，准会亮起烛光，那是我们中文系八一级二班。这一室烛光，不仅照亮了我们学习的课堂，也照亮了我们人生的道路。四十多年中，这个普通院校普通班级的45位学生，一个个都在不同岗位勤勉敬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光和热，成为了各自单位的顶梁柱。



明月亮悬 盛近 摄

◆时令观察

秋 分

范方启

在民间，秋分有着独特的习俗。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会玩“竖蛋”游戏，据说在这一天鸡蛋更容易竖起来，人们在尝试中享受着传统习俗带来的乐趣，欢声笑语中满是对秋分的独特纪念。还有送秋牛图的习俗，送图者都是些民间能说会道之人，他们说些和吉祥的话，每到一家即景生情，见啥说啥，说得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这一习俗蕴含着人们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气温渐凉，稻果渐熟，碧空澄澈，丹桂悠悠飘香，蟹肥菊黄，月色越发清亮，蟋蟀之声在耳畔萦绕，若此时还能听闻知了之鸣，堪称奇事。“八月雁门开，雁儿脚下带霜来”，大雁不时掠过头顶，朝南飞去。即便一生安于一地之人，望见天空中雁阵划过，心底亦会泛起丝丝涟漪。羁旅在外之人，乡愁愈发浓烈。

露水渐重，一年时光已所剩无几，当收之物皆在收获，收成已然在望。一年匆匆而逝，一生又何尝不是？昨日仿若桃李满枝，仿若一夜梦醒，再望去，已是叶黄花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许正表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人生无奈。

秋分之际，风之力量或许如初，而令人胆寒的雷电不再肆意，雨也不再如盛夏般任性，整体弥漫着一种沉稳、沉静之感。或许，所有的成熟皆历经磨练方才铸就，恰似那些饱经沧桑的思想者，能将世事看淡。

秋分，亦是播种之季。农谚道：“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一季重要的农作物于秋分时播下，种下的亦是一份希望。

◆民间小调

听妈妈的话

曹水苗

梅花娘早晨起来，趁着天气凉在菜地忙，她种的菜是自家人吃的，一般都不用农药，也不用化肥，先是在菜叶子上捉虫子，然后摘菜，摘了一大篮子的豇豆、黄瓜、茄子、辣椒。

今天是星期六，她要到女儿家去。女儿陈美娥是清水河镇镇长，女婿晓青是清水河中学高中的老师，外孙女是清水河中学高三学生，学习好，考一本没有问题。

陈美娥正准备到汽车站去接妈妈，却接到老家汪节叔的电话：“你妈妈早晨突然昏倒在我们家门口，把我的魂都吓掉了。我打了120，市医院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生当然说厉害，我看没有大危险，你妈妈虽然有70多岁了，平时走路都像鬼撵着跑一样！”

汪节挂了电话，老伴骂开了：“好话不说，说是像鬼撵了一样！梅花要是走了，人家不骂你才怪！”汪节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陈美娥这里慌忙说谢谢汪节叔，马上电话和晓青联系。晓青问：“坐出租车？你不是有镇里的专车，认汽油费，司机误工费都不行？”

美娥说：“上次我去市里开会，顺路去看妈妈，她以为是利用公家车，不高兴，说要是开公家车，就不要回来了。”

“那我去跟李老师借车。”

丈夫开着车来了，美娥上了车。她和晓青忐忑地进了医院抢救室，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有许多管子，病房除了护士还有汪节叔和几位邻居，他们小声跟美娥夫妇打招呼或

点点头。美娥看着显示屏上的指数，妈妈的血压和心跳都还算平稳，她才稍稍放了心。

美娥小声和护士打招呼，表示感谢。她走到妈妈身边，亲亲妈妈的脸，含着泪水，问护士：“我可以喊妈妈吗？”

护士说：“可以的，如果能喊醒，那是好事。”

美娥带着哭腔，先小声，后来声音大些，“妈妈，妈妈……”妈妈的眼睛皮动了下，接着又动了几下，好像要眨眼，手也在动，护士小心用手压着。

护士笑着说：“你妈妈醒了，被孝心的女儿喊醒了！”护士叫来医生，医生看看，说：“醒来就好，等着把这水吊完。”

水吊完，医生让护士把管子拔掉，把氧气罩取下来。妈妈真的醒了，她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女儿和女婿，看着老邻居们。女儿哭着说：“妈妈，你终于醒了！”

晓青把病床摇起来，让岳母躺着。妈妈突然对女儿说：“不是说你被捉去了？”

“没有啊，我好好的，我听听妈妈的话，好好工作，怎么会被捉去？”

妈妈笑着说：“那我就放心了。”

“妈妈，你身体很好的，怎么昏过去了？”

妈妈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哦，我想起来了。早晨从地里摘菜回来，路过大脸叔菜地边，听见大脸叔和腊梅娘讲，美娥捉去了！声音不大，我心里一惊！我问他们，大脸叔说是他们家母鹅让他女儿捉去了。我心里抖愣愣的，想跑去去问汪节叔，后来，就不知道了……”

晓青也笑了，“你女儿这么好，怎么会被捉去？”

美娥流着泪说：“妈妈总怕我被捉去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坏事的。”

妈妈笑了，说：“我放心，我的女儿不会做坏事的。”

“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做坏事，好好工作……”

